

史記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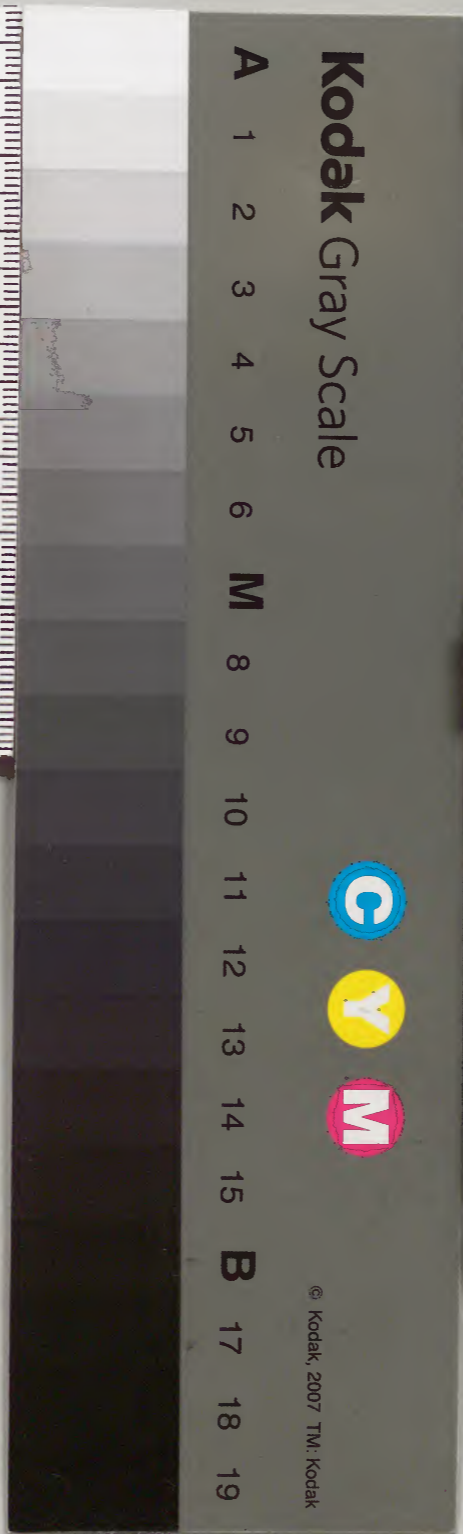
世十之一

二十

漢書門			
八	七	五	〇
六	六	〇	〇
九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八	漢
函	〇	七	書
一	四	五	〇
二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50
冊數	40 (20)	
函號	279	4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卷之四十



楚世家第十

華亭

徐子遠

測議

庫

陳子龍

揚情自楚
世家叙世
之自來處
河法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
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
本云老童

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氏
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大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
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
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
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
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

史記卷之四十 楚世家

一

謂此解 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 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少昊氏之

後重自為木正 知此 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

祝融 虞翻曰祝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

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

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

人坼剖而產焉 于賓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

以為作者妄記 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

天將與之必有 之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冒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觀黃

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腋下水腹出 而平和自若數月割食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

木三陸終娶見 方氏之妹謂之女嬀 其長一曰昆吾

是也 索隱曰昆吾名其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侯夢見披髮登昆吾之觀 二曰參胡 世本曰參胡者

今濮陽域中有昆吾臺是 系木云二曰啓連是為參胡 三曰彭祖 虞翻曰名翦

宋忠曰參胡國各斯姓無後 大彭世本曰彭祖者彭城是也 索隱曰系本云三

曰箴鏗是為彭祖 正義曰外傳云殷末成彭祖國也 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

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

西非壽 四曰會人 世本曰會人者鄭是也 索隱曰

終也 曰求言名也姪姓所出鄆國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二里毛詩譜云管

高辛之士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 五曰曹姓

姓處其地是為鄆國為鄭武公所滅也

楚世家

世本云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五曰定是為曹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崗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芊姓季連者楚是也芊音彌是反芊羊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

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附沮生穴熊

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

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

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正義曰類容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楚子熊繹之始國也

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與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

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索隱曰一作黜音土感反黜與熊黜音與但與豈同字亦作豈也。熊黜生熊勝熊

勝以弟熊揚為後。○索隱曰鄒誕本作熊揚又作揚。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

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與丘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不漢上庸縣。楊學。○索隱曰有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楊學。○索隱曰有

揚侯曰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正義曰類容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與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索隱曰一作黜音土感反黜與熊黜音與但與豈同字亦作豈也。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索隱曰鄒誕本作熊揚又作揚。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與丘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不漢上庸縣。楊學。○索隱曰有古之庸國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楊學。○索隱曰有

虎房号

史記

楚世家

三

不保之
泛金飲
射之矢
推無迹

音吁地名也今音
越譙周作揚越
是也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
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
熊渠曰我蠻夷也不

與中國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索隱曰系本康作庸亶作祖地理志云江
陵南部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
中子紅為

鄂王
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襄紅音
費紅從下文熊贄紅讀古史考及鄂氏劉氏等
無音襄紅恐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
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
少子執

疵為越章王
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作就
正義曰即王鄂王紅也
皆在江上

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
其王後為熊母康
徐廣曰即母康蚤死熊渠卒子熊

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王紅也譙周以為熊渠卒子熊荆立卒長子摯有疾
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弒而自立曰熊延欲
會此代系則弒亦母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又蚤
卒其摯紅立而敵延然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言弒
也○正義曰譙周言摯有疾此言弒未詳宋均注樂
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於夔
為楚附庸後王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

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
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

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
少子季徇
索隱曰徇
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



爭立仲雪歿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十夷正義曰按建

寧晉都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莊云濮有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濮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

是而少弟季洵立是為熊洵熊洵十六年鄭桓公初

封於鄭乎遠曰晉楚所爭者鄭故鄭之初封楚世家記之二十二年熊洵卒

子熊罥立索隱曰罥音鄂亦作噩熊罥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

若敖乎遠曰楚之不成君者曰敖今若敖霄敖皆以善終蓋初稱敖後稱王稱王以後則以敖為不

成君者之號也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

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

為霄敖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霄霄敖六年卒子熊陶立徐廣

曰陶音陶一作陶又作陶霄敖六年卒子熊陶立徐廣

先帥蚡冒也劉音舜其近代木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是為蚡冒索隱曰古本蚡作粉音憤蚡冒十

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

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

曲沃莊伯弒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

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二

十九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大宰華督弒其

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隨曰我無罪楚曰

日括地志云隨川外城古隨國地隨曰我無罪楚曰

史記

楚世家

卷四十一

五

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

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

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

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

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

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

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

卒師中而兵罷星覽曰楚武王家在汝南郡銅陽縣

平中葛陵楚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是

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

壓不得發也子文王熊貲立始於鄧志云紀南故

城在荆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杜預云同文王二年伐

都於郢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

申過鄧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

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

其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鄧人曰楚

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正義曰豫州上蔡縣

國也縣外城蔡國城也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疆陵江漢

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貲立索隱曰貲是

為杜敖索隱曰杜作杜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暉索隱曰暉

金履祥曰按史記所載當是遠章求成之辭尔春秋之世馮陵諸夏惟楚為甚觀熊通遠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

左傳作顧 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放代立是為成王成

金展祥曰 接春秋之 中凡其就 之人必求 列于諸侯 之會盟以 定其位或 略王室而 請命焉楚 之不主久 矣熊惲就 其君凡而 自立故修 好諸侯入 獻天子以 肖文也

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

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龍子

日觀賜胙之辭本畏 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

以兵侵楚至陘山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桓川召陵 縣南有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鄭

州西南一百一 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正義 曰屈

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 昌縣故許國也許

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索隱曰汝南弋陽 縣故黃國○正義

日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七閭縣也秦 時黃希贏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二十六年滅

英徐廣曰年表及宅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 義曰英在淮南益蓼國也不知改各時也三十

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

往襄辱之遂行至孟正義曰音 于宋地也遂執辱宋公已而往

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

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瘡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

過楚成王以諸侯容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

魯僖公來請兵以代齊楚使申侯將兵代齊取穀杜 預

日濟北谷城縣○正義曰括地志 云谷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置齊桓公子雍焉

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大滅夔夔不祀

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孫熊率夏伐宋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姓鄉

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

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

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

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也而又多內寵

紂乃亂也孚遠曰子上之言固有前驗然坐成王勿易儲則亂木拔矣不當勸王立少立少所以階之

楚國之舉當在少者賈逵曰且商臣蠶目而

豺声忍人也服虔曰忍為不父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

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紂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

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

江芊而勿敬也姬當作妹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

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

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亾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

乎服虔曰謂弒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

請食熊蹯而歾杜預曰能掌難熟異久將有外救之也不聽下未成王

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英

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

四年滅六蓼六蓼杜預曰六國今庐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

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

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

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

曰願有進隱隱謂隱歲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

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

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李遠曰已淫益甚將以觀群臣之矣否而進大夫蘇從乃入諫

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

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

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正義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六

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代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

尹姓之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大輕重

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

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

足以為鼎言鼎之易得也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

金履祥曰按諸家多謂禹鑄九鼎然于經無所考史亦不言九鼎之始象物神靈之說滿蓋謂以神之

告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經之說近是

之乎管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

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物

賈逵曰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也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

姦

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

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

百

賈逵曰載辭也祀祀年也商曰祀

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

小必重

杜預曰不可遷

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

杜預曰言可移

昔成

王定鼎于郊廓

杜預曰郊廓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廓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

曰按周書郊雒北山名音作甲辱謂田厚廓故以各焉

十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

乃歸九年相若敖氏

左傳曰

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

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

杜預曰舒城也縣東有舒城也

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

陳卽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

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

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

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

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

賈逵曰鄭

城門何休曰郭門也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

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

不惟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惟命是

聽若君不忘萬宣桓武杜預曰周厲土宣王鄭之所自出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

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

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

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

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

河上遂至衡雍而歸子遠曰使楚子取鄭鄭人未和而晉師適至則兩患合矣今釋

鄭而敗晉所以全勝也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索隱曰左傳

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

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

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其王十六

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

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

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

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索隱曰員音康左傳

作是為邾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皙

楚世家

棄疾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

其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

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遂殺其

子莫及平夏使使赴于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

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

舉更赴薛重從禮告終杜預曰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

于申伍舉曰晉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開翟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

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廟所在也杜預曰

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

召杜預曰由會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

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

曰仍緡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幽

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君其慎終七月

楚以諸侯兵伐吳圍宋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

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

厭祥曰

傳稱夏

有鈞台

年去鈞台

在河南開

翟水之

東南或者

啓即位之

後群后四

朝大會同

于比欵

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

代之立

谷梁傳曰軍人彙然皆矣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坑

章華臺

杜預曰南近華容縣有台在城內

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

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

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

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

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室

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

服虔曰有

功德受

析父對曰其子君王哉

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

是右尹子革之

管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葦露藍葦

跋涉山林

服虔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

以共王事

服虔曰挑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

齊王舅也

服虔曰齊呂伋

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

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慶鼎靈

王曰管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服虔曰六終氏力子長曰昆吾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其

田不我子今我求之其子我平對曰周不愛鼎鄭安

敢愛田靈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

不美

幸昭曰三國楚別都潁州定陵有東不美襄城

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

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正又曰左傳昭

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杜預口說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

子革之薛太史公云析父謨也析十二年春楚靈王

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

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修越

大夫常壽過蔡隱曰觀起官觀姓起各起

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

作亂為吳問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

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

川邵陵縣西有鄧城○正又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

豫州鄧城縣東三十五里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也

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哲為令尹

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

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迂之楚眾皆潰去

靈王而逃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

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

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請待於郊以听國

人服虔曰听國王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

秦有丁曰

左傳觀起

是其王叔

之子從事

蔡大夫朝

吳非莊在

功吳伐楚

事

史記

卷四十一楚世家

十四

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

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五十里按王目夏曰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沿夏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又青縣西界託伏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歿亦去王亡靈

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曰今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之中銷也

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于因枕其股而臥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

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官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

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歿申亥正義曰左傳云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歿并葬

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歿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

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

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

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預

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眾怒如水火不可救也

初王及子皙遂自殺字遠曰靈王在乾谿而子比即立酒之金完顏亮事也根本既

領其眾必敢靈王何以能入子比又何不為守禦而以虛声自裁乎丙辰棄疾即位為

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絀兩王而自立恐

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

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

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平王謂觀從恣

兩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師大夫官初共主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

陰與巴姬理壁於室內賈逵曰巴姬共王妾。正義曰左傳云理壁於太室之庭

杜預曰太室祖廟也召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島

杜預曰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

入再拜壓組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

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

子皆絕無後唯獨弃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

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

對曰不就宜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

地

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三

復前既 叔共王 比復追 救共王 請神決 立一殿 典叔向 論子比 一段首 屨俱用 切字如 子蓋總 叔上文 以見平 工之立 不偶然 地

若如市賈人亦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

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

固人而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

也杜預曰謀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

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

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

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回故謂無謀也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

冬在於晉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王虐

而不思元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

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正義曰方

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姪有乱必季實立楚之

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

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

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

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為內主服虔曰國

子高子皆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也施惠不倦有國不亦

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

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

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有欒郤狐先以

為內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正義曰杜預云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

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

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

送往楚楚不迎何以有國于此果不終焉卒立者弃

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

隱曰傳作無極極忌声相近為太子建取婦正義曰左傳云楚子

預云即蔡邑也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

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

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

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譖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

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踈外建也六年使太

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即杜預云

襄城七父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

史已楚世家

史記

卷四十一

九

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

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

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悔也於是王

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

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

有二子不殺皆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

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

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

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

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

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

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

子其行矣我其歸歟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

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

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

對曰使

來何也

日而敢

或也王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子臣不

史記

楚世家

九

而失命
召而不
來是重
過也逃
無所入
王乃赦
之

夢約言曰
上言楚恐
城郢下乃
申言所以
惑而城郢
之故是太
史公敘事
文法註以
為誤註誤

史記

卷四十一

九

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正義曰廬州巢縣是也開吳吳使

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

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用子囊遺言

以築郢城矣今畏初吳之邊邑卑梁正義曰卑梁與吳復修以自固也

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

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鐘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

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

遂滅鐘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是史記之

誤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太子珍少且其母乃

本也如立子西則亡臣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秦女所生乃亂

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

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大

子建殺伍奢子尚與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

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

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昭三十二年二公

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

伐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里偃姓臯陶之後所封也潛城

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年

楚之潛邑在霍山縣之東二百步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于

豫章正義曰今共州也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

蔡俱伐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

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

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

郢已知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

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奔郢正義曰

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郢國城也郢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

曰父曼成然○正義曰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郢公止之然恐其紕昭王乃王出奔隨正義曰

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隨人處之公宮

城北即此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

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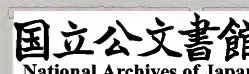
子慕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

卞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

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

救於秦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

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



王弟夫槩見吳王兵陽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

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正義

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郟城縣西八十有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

唐正義曰括地志云上唐鄉故城在隨州九月歸入

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

屬九江郡漢為都陽縣也楚恐去郢北徙都郢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

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郢城也十六年孔子

相魯二十年楚滅頓正義曰陳川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右頓子國姬姓也逼於

陳後南徙故城破為敵所輕故滅數小國以予強也二十一年吳王

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歿吳由此怨越而

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

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且預曰

上惟楚見之也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

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

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十而河為

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正義曰

按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

史記

楚世家

三

非楚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

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

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

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

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為王

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子讓

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

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止義曰左傳云謀屠

師閉塗按潛師密往迎也閉塗防斷外寇為昭王薨

於軍中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章立為惠王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昭王之妾是

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

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正義曰巢

今廬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東南

三十二里褒信本漢鄆縣之地後漢分鄆置褒信縣

在今褒信縣東七十七里也○子龍曰子白公好兵

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

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

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

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

史記

與勇力歿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

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杜預曰楚別府也欲弑之惠王從者

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王母越女也白公

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

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年滅陳而縣

之十三年吳王夫差疆陵齊晉來伐楚楚十六年越滅

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十二年

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孚遠曰不言與秦惡但敘

與秦平記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

徐泗等州是也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

王卒子簡王申立簡王元年非伐滅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

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

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正義曰諡法云不主其國

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

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

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四年楚伐周鄭

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

梁榆關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

楚世家

書

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

令池名云荆川松滋縣古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

鳩茲地即楚茲方是也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十年魏取我

索隱曰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魯陽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

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疆而三晉益大魏

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

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

昨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

齊敗之於徐州齊說楚令攻楚故云齊欺楚也而令

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

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

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

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

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索隱曰搏音搏亦有必不

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

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陘

南三里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

楚世家

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

入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古本作入邑今亦作入城又移兵而攻齊齊王

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日和陳軫道為秦使齊齊王

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

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

曰其官為土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共有貴於此

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

之上索隱曰令尹尹中軍尊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臣請得譬之人有

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

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

奪之酒面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

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

加矣索隱曰冠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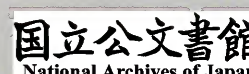
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

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

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

會盟齧桑正義曰在梁與彭城之間也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

鮑彪曰此
索其指雖
為齊亦持
勝之善



王整日此
良文氣爽
朗跌宕連
肩回無先
字不覺其
拔

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
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
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
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
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
之所甚願為門闢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
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
大王和之素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親也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
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闢之厮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
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
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素隱曰地輿志云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自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
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
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
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
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

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三

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

乎遠曰齊楚合從秦所深忌楚雖得商於而齊交北

絕亦為失計不論受地之先後也

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

兵必至

索隱曰兩國謂韓魏

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

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日地不可

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

辱齊王

乎遠曰戰國策曰遺勇上從宋遺齊王書折券絕交則宋遺非人名也

齊王大

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

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

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

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

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

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也○乎

遠曰索隱之言非也謂賂以各都故也若商於乃虛約耳不為亡地取償於齊也吾國

尚可全今王已絕于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

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

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

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

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

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

郢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

正義曰藍田在

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田關入藍田縣

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

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

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

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

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

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南於之

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

楚不宜敢取儀誠設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

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

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

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

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

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死矣

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

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

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求諫王曰何不誅

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

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三

齊湣王欲為從長 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

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

二十一年 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遣楚王書曰寡人

之事乎 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歿武王立張儀至

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

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

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

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

察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卒

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盩厔之地 正義曰武關在商州

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 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

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于

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

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

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聽

齊昭睢曰 索隱曰睢音七余反 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

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

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

王慎中日 尊周室以 樂兵息民 樂非楚 至所能為 雖浪生恐 亦徒言耳

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三

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澠池西南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

王墓在平陽索隱曰非堯都也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索隱

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明左右以故尤畏秦不然秦

攻三川正義曰三川維川也趙攻土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

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

秦以河山為塞正義曰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所報德莫如楚

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

味為齊相也正義曰味莫葛反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

文之以齊韓重樗里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

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

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

曰懷王之二十三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

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

二十五年懷王八與秦昭王盟約于黃棘秦復與楚

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

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

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

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

按楚在 迎婦與 前約婚 姻應此 大史公 敘事針 線處

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

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成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

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

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

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

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

君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

故為婚姻正義曰壻之父為加婦之父為婚婦之父

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婿兩壻相謂為亞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

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

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

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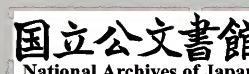
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

秦之驩心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

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秦

曰右扶風郿城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疆要



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

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于齊齊

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

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

不宜乃詐赴于齊乎遠曰秦既留楚王楚固當親齊以抗秦其言詳赴者于寔未死以

也赴聞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

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

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謂曰子我下東

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

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

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齊曰乎遠曰太子自齊歸無緣復告於齊

曰國有王也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

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

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

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二年楚懷

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

求歸趙主父在代索隱曰主字亦作王○乎遠曰惠王父武靈王自號主父故史因之

索隱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

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三

主頃甲曰 按齊王還 楚王書欲 楚率諸侯 攻秦取武 關故王聽 所之致今 日獨于武 關而不可 遂耶此良

自齊
至遺書

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

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

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

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

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

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

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

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

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

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

與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

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驎

羅鷲徐廣曰呂靜曰鷲野鳥也○索隱曰騏音其小鴈也鄒誕鷲音盧動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也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

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

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

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

史記

卷四十一楚世家

書

楊慎曰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仁甚矣始執禍以陷親復屈離而目失頃襄得謂之子乎

秦有丁曰觀此詞常不是楚之恒人惜失騏驎氏

曰小鳥有青首者

鄒費郊鄒者羅鷲也

索隱曰外其餘則不

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
 獲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
 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
 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
 矣還射圍之東正義曰圍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
 如大梁之右臂連韓郊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
 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進射雍丘圍城之東
 便解散魏左射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解魏左肘而
 魏東之外解奔則宋方與兩郡並舉解魏左肘而
 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

且魏斷二臂頓越矣膏擊郊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

結繳蘭臺鄭玄云結屈也江河之間謂之紮收絕索

精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右膺擊郊國大梁已了乃收弋繳於蘭臺桓山之別名也飲馬西

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

厭則出寶弓啓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繳曰啓啓音波射囑鳥於東

每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囑一作獨還音官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

濟北盧縣有長城東至海也○索隱曰囑音蓋謂大

鳥之有欽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進也蓋者覆也

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

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

義曰大山郡記云大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

餘里至瑯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

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

州千餘里以備楚川莒縣故莒子國地

史記

卷之四十一

三

理志云周武王封少吳之後嬴姓於莒又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沮丘

丘名也在青州臨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夜加即膠嶺據干道索隱曰顧反也午道

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詳其處也○正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

則長城之東收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而

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於趙為境界定從約也

而北達於燕正義曰北達言四通無所滯三國布砥

徐廣曰音翅一作屬○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

索隱曰三國齊趙燕也

日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

也若夫四上十二諸侯左繁而右補之可一旦而盡

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其主臣

世君索隱曰共王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

附六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

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

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

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正義曰言周三之

尊之故敵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

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

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

史記

卷之四十一 楚世家

三

索隱曰鄒魯有禮之國今楚欲結怨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索隱曰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

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

正義曰方城之外許州葉縣也言楚取兩周則韓疆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為韓弱矣何

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

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

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

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

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

無功擊趙顧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

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容新繳涉

酈塞徐廣曰或以為冥今江夏一作甬○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里虞邑也

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酈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

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

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

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

本作垂頭中國索隱曰垂頭猶申處既形便勢有地

鷹非也索隱曰言欲吞山東

利奮翼鼓鞞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

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

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

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

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

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

欲圍周學遠曰時楚疑周與秦善故伐秦先圍周也周王報使武公謂楚

利招子曰徐廣曰武公定王之會三國以兵割周郊

而自利於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

之攻之必萬之於虎正義曰譬楚伐周收祭其猶麋蒙虎皮矣裂楚之

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

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謂九鼎也吞三翻六翌

以高世主索隱曰翻亦作融同音歷三翻六翌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翻六翌即六耳翌近耳旁

事其小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爾則兵至

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戰割上庸

漢非地子秦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二十年秦將白

史記

卷四十一

三

起拔我西陵

徐廣曰屬江夏正義曰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二里二十

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索隱曰夷陵七各後

為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兵

散遂不復戰東北係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

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

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

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

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

帝以負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索隱曰系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

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弱元年

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

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市中當為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也七國時魏寧新

中邑秦莊文王拔之更名安陽也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

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

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

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正義曰壽春在南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

夢道南曰幽王即李園文弟所主幸于黃歇黃歇進非考秦王

史記

卷四十一 楚世家

三

考楚紀紀
矣故止著
秦王趙政
立下著秦
相呂不韋
卒有意哉

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
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
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
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
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
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
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
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
也○索隱曰表注頻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
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
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
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述晉曰靈熊之嗣周封於楚僻性荆河華路
藍縷及通而霸然號曰武文既代申成亦赦許子
曰奔亡懷迫因虜項襄考烈神哀南士

索隱曰
幾音祈

越世家第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

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猶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而夏

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一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

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正義曰輿地志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
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於越
杜注云於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
語發聲也

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
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

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

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索隱曰事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

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

日夜勤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

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

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

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字遠曰越王輕用其民亦

基霸業會稽之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

之夫椒索隱曰夫音符椒音焦本又作水音酒小反

椒山賈逵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往預云在

為非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杜預曰土

○索隱曰六韜曰軍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

處山之高者則曰棲正義曰會稽與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

是楚宛三戶人佯狂伺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遺吏謁

奉吏還曰范蠡木國狂人狂人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土

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

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

史記

卷四十一 越世家

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

人觀者聳聽之矣也韋昭曰與天法天定傾者與人

蚤對曰持滿者與天也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

虞翻曰人道尚節事者以地也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

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謂委管籥屬國

家以身隨之正義曰卑作言辭厚遺珍寶不許平

越王身往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此是定傾危之計

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正義曰吳越春秋

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

實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郭之文種

日無郭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

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大吠者謂我是人

也乃下車拜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

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妾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

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

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歾種止勾踐曰夫吳太

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索隱曰問於是勾踐

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曰國語云

使大夫種索隱曰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

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

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

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耦耦亦相當

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

陳靈曰按
吳越春秋
吳赦越罷
歸勾踐與
妻入朝于
吳留之踰
三年乃行
賂始得釋
歸歸而苦
身修政求
報于吳史
記不言是
前書雖出
史地不及

也。詔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

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

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

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

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

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遠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

王勾踐反國。乃若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

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

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

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

行成。為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諸稽郢。二歲而吳歸蠡。勾

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

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者。是。國新流亾。今乃復殷

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

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

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

見耳

按吳越

春秋云

逢同曰

猛獸將

擊或解

毛帖伏

鷲鳥將

搏必卑

飛戩翼

聖人將

動必順

辭和衆

聖人之

謀不可

見其象

不可知

前經

過之

後無

巢之

史記

卷四十一

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

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

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

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

癢也。索隱曰。疥。癢音介。疥。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

之艾陵。索隱曰。在魯。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讓

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

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

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

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

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

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

共謀。讒之王。字遠曰。逢同。越臣也。何以在吳。王始不

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

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

大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索隱曰。若亦汝

也。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

史記

卷四十一 越世家

五

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

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盛以

賜夷。投之干江也。於是吳任詔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

已父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

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在衣十三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

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文。勾踐復問范蠡。蠡

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乎遠曰。習流二千。索隱正義說皆非也。蓋言習水之士舟

師之精者也。教士四萬人。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六千人。韋

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幸君子六千人也。諸

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吳師敗。遂殺吳

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

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

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

民罷弊。輕銳盡歿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

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

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虞翻曰。公孫雄。吳大夫。○子請籠曰。公孫雄。國語作王孫雄。

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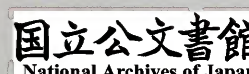
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正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我為子得罪○索隱曰虞蠡自謂也使

皆非也蓋言將致戮於使者耳○子龍曰國語云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其義甚明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

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索隱曰吳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

自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掩吾兩月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五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曰吾恥生者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遂伏劍而死曰

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



淮南以淮上地與楚

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歸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

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爲於粵子據此文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爲

伯後遂僭而稱王也○子龍曰范蠡云我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至勾踐稱王無疑

范蠡遂

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狗

烹徐廣曰狡一作郊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

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

亂子龍曰種之稱病有鑒於蠡之書也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曰尊天事鬼二曰

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橐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盛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力曰室甲利兵

以承其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

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一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

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于粵子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

鹿郢爲鼫與也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

立十年見殺是爲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年於

言姑次朱勾立子王翳立王翳卒索隱曰紀年於

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

郊三十七年朱勾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

史記

卷四十一

越世家

七

按吳越春秋云文種仰天嘆曰嗟乎吾聞六國不報大不報大其謂斯乎又自

笑曰後百世之
朱忠臣
必以吾
為捕矣
蘇伏劍
而效

方九敘曰
齊使說越
王辭不下
蘇張輩惜
大其名

余有丁曰
按問何必
以得晉為
直
余有丁曰
按此文義
說下文曰
明正義解

史記

卷四十一

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孚錡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頤立無頤八年是為炎燭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樂資云號曰無頤蓋無頤後乃次無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疆也則王之侯則無余之也索隱曰蓋無頤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

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葉今許州葉縣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楚葉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邑縣也二邑此時屬魏與楚大牙交境魏若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韓魏與楚隣楚所危也今令也合於二晉而伐

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徐廣曰越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况干攻城圍邑乎正義曰

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况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乎言畏秦齊而故事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

聚常郊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莒之西也當邑名蓋田文所封之邑郊故郊國二邑

史記

卷四十一 越世家

七

皆齊之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

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丁淮泗之間不東南於析

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

鄆宋胡之地立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正義曰鄆

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荆州圖副云

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括地志又云

鄧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鄆縣在鄧州新成縣西夏路

北三十里按商於折攤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

以左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

為楚固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

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此說劉氏為得云邑徒衆少

不足備秦曉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

二關之道也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

矣徐州春秋時楚北竟也二境立製越鄰言不足備

越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不

期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

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

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習之如日見豪毛而

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

目論也索隱曰言越玉知晉之失不自覺越之過猶

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

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

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正義

曰惟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曲沃屬魏於中屬秦二地相近故以至無假之關者徐廣曰無一作西三千七百里正

日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邑巫黔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

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營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鄧州

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欲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

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

讎龐徐廣曰長沙一作龐正義曰言今越北欲鬪晉楚南復

龐長沙山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

竝是東南境屬楚也哀吉虔撫豳宜竝越西境屬越

也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曰劉氏曰復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

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况字耳雖當作讎龐邑名

字訛耳則讎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

澤蓋其一也合上文為四邑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

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

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

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

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

日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剪子無疆

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

也

越世家

為無顧之後紀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年不得錄也

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正義曰今台州臨海縣是也服朝於楚後七

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

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正義

按太史公屬范蠡於貨殖傳而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

附之越帝之末世也天速曆紀千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

世家蘇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按弓矢于吳王於

子由擲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

之世家餘不能聞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

非吳則越彼為彼我為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

越春秋作種蠡遷之不

及矣

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

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

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管者君王辱於

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

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

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

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

以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范蠡浮海

伏戲曰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外其不可與同受桑則棄之浮江湖知去免讐是以君臣免于患各可不謂美哉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越世家 三

青岩曾曰
范蠡逃跡
于泛澤解
侯拒禍于
訪公是亦
沸夷宗指
而虎曰求
注

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韋囊也。○字遠曰。索隱謂自比子胥非也。蓋鴟夷。浮海之器。故以為號。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賣開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齊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止此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冢。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

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字遠曰。此以見破矣。霧越本謀也。朱公曰。殺人而歿。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歿於市。告其少。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

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

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

○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

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

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

子。莊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

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貧。郭披藜

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

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

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

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

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

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

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

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

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

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

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太錢。賈逵說云。虞

幣。銅錢爲下幣。革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賣物

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

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明謂

楚之三錢。賈革之說近之。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

史記 卷之九 越世家 七

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土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造。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朱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陛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太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

子龍曰。觀蠡去。越適齊。即父子戮力。則長男乃相越時所生。何得為苦為生難。豈蠡之在越。方圖報吳。故苦身力作。不異作富人乎。至知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

史記 卷四十一 越世家 五

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為欲造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兄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歿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正義曰。盛弘之。荆州記云。荆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木死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三仙木間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二。未詳其處。

計應元曰
大禹勞心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謂也。字或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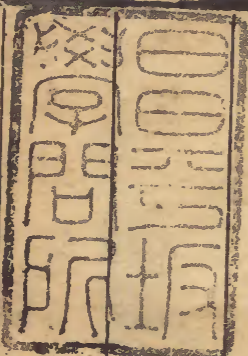
范蠡若身
家力皆見

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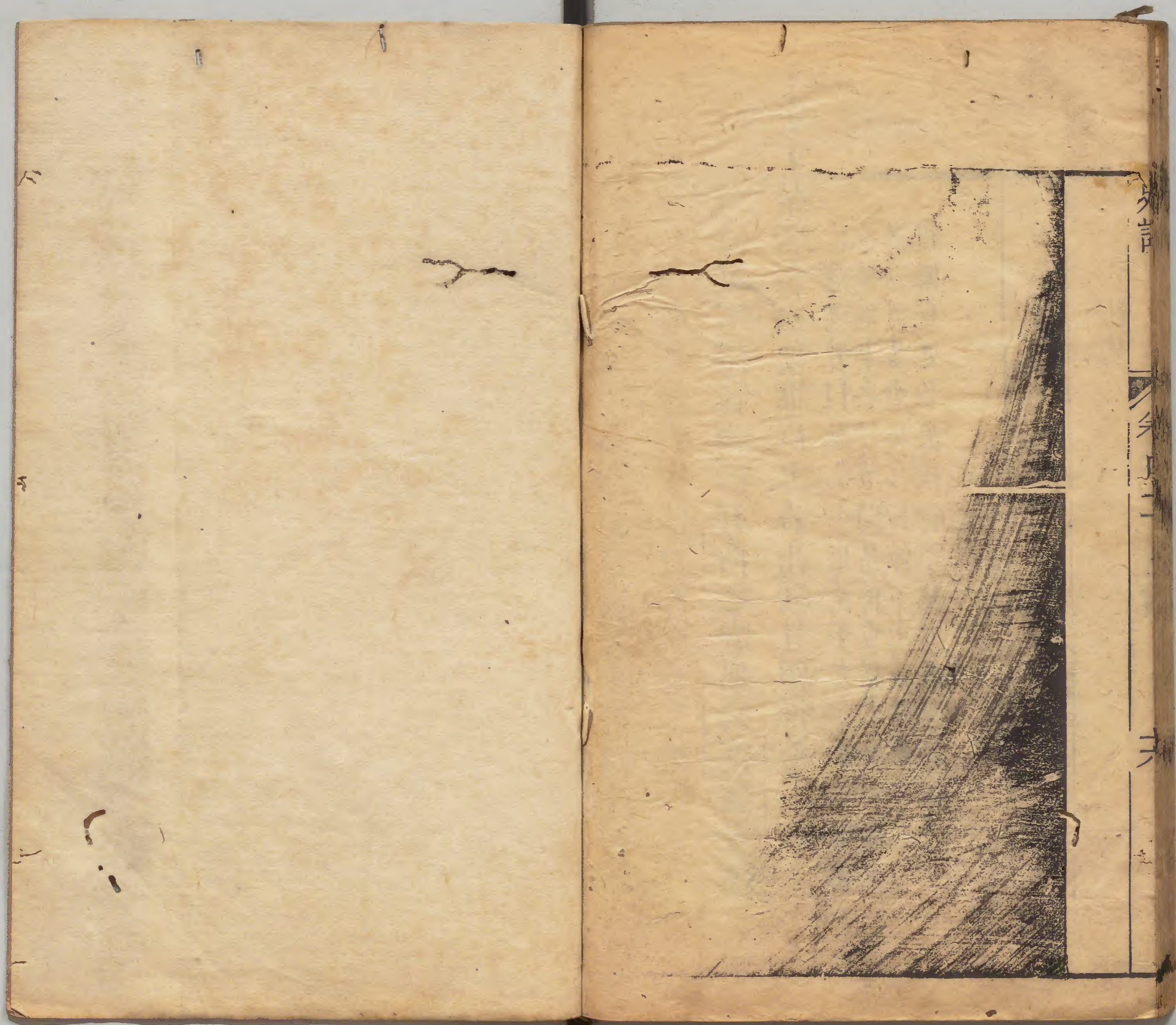
本犯世家
中故管語
如此

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風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疆。擣李之役。閭閻見傷。會稽之取。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蠡悉其良。折節下上。致瞻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吳疆。後不量力。滅於無疆。



史記 卷四十一 越世家 六
寬政戊午



文
言

卷
之
一

六

